

逃虛子道餘錄

道虛子集補遺

道虛子詩集補遺

逃虛子道餘錄序

余曩為僧時值元季兵亂年近三十從愚庵及和尚
於徑山習禪學暇則披閱內外典籍以資才識因親
河南二程先生遺書及新安晦庵朱先生語錄三先
生皆生趙宋傳聖人千載不傳之學何謂間世之英
傑為世之真儒也三先生同輔名教惟以棟宇佛光
為心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
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古今共然要足怪乎三先生
既為斯元宗主後學之師範雅曰棟宇佛老必當據
理至公無私則人心服焉三先生固不多撰佛書不

知佛之底蘊一以私意出和說之辭枉抑太過世之
人心亦多不平況宗其學者哉二程先生遺書中有
二十八條晦庵朱先生語錄中有二十一條極為謬
誕余不揣乃為逐條據理一一剖析豈敢言與三先
生辯也不得已也亦非倖於佛也稿成藏於巾笥有
年今冬十月余自公退因檢故紙得此稿即淨寫成
帙目曰道餘錄置之几案間士君子有過余覽是錄
者知我罪我其在茲乎

永樂十年歲在壬辰冬十一月長至日逃虛子序

逃虛子道餘錄

明少師姚廣孝著

明道先生曰佛學大弊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皆以為不得已爾人要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至似佛者一懶胡爾他是個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畢竟學之者不過世上少這一個人卻又周徧謂既得本不志不周徧要知決無此理

逃虛曰明通謂佛學大槩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
此理而不知佛未嘗絕倫類也佛當日出家已納
妃生子然後入雪山修道苦行六年而成正覺豈
是絕倫類者邪若言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如
吳泰伯讓王位斷髮文身逃於荊蠻孔子稱其為
至德而於吳廟食萬世又如伯夷耕齊諫周武王
不聽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隱於首陽山遂餓
而死孟子稱其為聖之清者而未嘗言其絕倫類
也又言佛待要出世出那裡去殊不知佛之學無
有定法名阿耨菩提所以華嚴云世間法即出世

間法出世間法即世間法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世間
相常住佛幾會執著於世出世者哉又言又其迹
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
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皆以為不得
已夫佛之學有出家在家之分焉出家者為比丘
割愛辭親剃髮染衣從佛學道在家者為居士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何嘗無之皆以為寄寓
者伏書有云旅泊三界茫、大化之中何物而非
寄寓者哉忠孝仁義皆以為不得已者此是程大
子自況弗不曾有此說佛但教人持戒修善念報

君親師父檀信之恩也又言佛又要脫世網至愚
迷者也昔陶淵明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淵
明一士人也尚欲脫之況學佛者乎又言畢竟學
之者不過至似佛一者一懶胡爾問等有門人問
曰佛當教吾曰佛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程
夫子既是道學君子何為而其說焉教弟子曰佛
為胡人之賢智者不可慢也卻自罵佛曰懶胡豈
道學君子之為乎又言他自個自私獨善枯槁山
林自適而已世上不過少這一個人以愚言之世
上亦不多這一個人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

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豈是自私獨善
者也又言佛又要周徧謂既得本不患不周徧決
無此理可見程子不曾多閱佛書若多閱佛書解
佛之道橫徧十方豈窮三際在凡不滅在聖不增
決不疑此周徧之說蓋周程子存物我之心滯於
一徧而不能撒藩籬而為大方之家也悲夫

明道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
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個不好底性著道
即性也若道外尋性外尋道豈不是聖賢論天德
蓋謂自家元是天然自足之物若無污壞即當直而

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其復如舊所以能
復如舊者蓋謂自家本質元是充足之物若令修治
亦修治之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
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
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干你何事蓋如孔子道如日
星之明猶忠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
則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焉又曰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
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若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
說此理本無二也

逃虛曰明道語韓持國如說妄說幻是不好底性
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個不好底性著
此是明道曰生此說佛未嘗有此說如首楞嚴云
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永嘉云
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二十門元不著
一性如來路自同圓覺云一切衆生種、幻化皆
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華雖滅
空性不壞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
動依幻說覺亦名為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
覺者亦復如是、故幻滅名為不動佛說幻妄如

是而已明達既言道即是性、豈有好不好耶此
妙真如性本然清淨豈容外物之所汚染故佛以
蓮華為喻蓮華生於淤泥之中而不被淤泥之所
汚染此妙真如性在衆生煩惱心中而不被煩惱
之所濁亂昔南嶽讓曰六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
曰作麼生讓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
否讓曰修證則不無染汚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汚
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若然性豈
有汚壞修治者哉明達於窮理盡性之學恐未徹
在言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

他山河大地干你何事殊不知楞嚴經中富樓那
言若此妙覺本妙覺明與如來心不增不減無狀
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如來今得妙空明覺山
河大地有為習漏何當復生佛告富樓那言譬如
迷人於一聚落惑南為北云、此迷非本性畢竟
空昔本無迷似有迷覺、迷、滅覺不生迷又引
金木為喻極是明白言人既證寂滅更不再起生
滅之相也明通若會得孟子萬物皆備于我決不
說禪者強生事也又言孔子道如日星之明倘恐
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默識其他

朱光庭問故曰小子何迷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若能於此言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
明道若看得此言破決不疑禪者山河大地之說
矣韓持國當時何無一語以答之惜哉

明道先生曰攷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二千年來無
一人竟此是被它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
可惧故不論生克佛之孝為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
下俗之人固多惧易以利動如禪孝者雖自曰異此
然要知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或曰此孝不如是
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

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上信之惟學
佛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傳燈錄千七百人
敢通無一人達者有一人見得朝聞道夕死可矣與
曾子易箦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
肯削髮胡服而終又言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
是幻曰子以生息於春夏至秋冬便卻變壞便以為
幻故不以人生死為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
有此理何者為幻

逃虛曰明道說佛學只是以生死恐人二千年來
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若如此說二千年來

只有明道一人不被他恐動可謂豪傑之士也又
言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惧故不論生死易
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豈不是聖人論生死
耶如佛論生死圓覺有云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
見生滅是故名為輪轉生死何嘗恐動人也又言
佛之孝為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佛之孝者了生
死性空豈得怕生死也只如佛同中為哥利王刺
截身体不生瞋恨又如師子尊者罰窟國王問真
者施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怯此頭罰窟斬之又
如靜霽法師周周武設教不能救自舍其身抽腸

胃以挂松枝條其肉布於石上捧心而死斯等載
在方冊不可名數佛學者何嘗為怕生死也又言
下俗之人固多愚易以利動若言二千年來無人
覺此二千年來並無聰明上智之人俱是下俗之
人被他的感動也明道之言何其異誕如此又言禪
學者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上信之禪
學者生死且不照况存利心耶又言傳燈錄千七
百人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見得朝聞道夕死
可矣與曾子易箦之理臨死湏尋一人布帛裹頭
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要知聖人之道豈專

在形服上也假如中國之士盡是圓冠方履人、
盡見得聖人之道乎聖人之道不專在形服上也
明矣明道直欲六合之間四夷八蠻凡戴髮含齒
者必欲盡淫周置衣冠方信是會聖人之道明道
之執見辭說若委巷之曲士誠可笑也又言禪家
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生死成壞自有此
理何者為幻夫天地之間有形器者生死成壞其
理固然以達觀之何者是實何者非幻明道未之

思耳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矣

逃虛曰道之不明其來久矣非惟佛老為異端之
學而害之也三代之末百家諸子競起角立淳厚
之氣日銷澆薄之風日長莫非天運使然爾若歛
人心復古不悖於道除是庸虞周孔復生通乎神
明以化治天下則可也若不如是無可奈何則得
各從其志

明道先生有人問天下盡為佛可乎其徒言謂其道
則可謂其迹則不可明道曰若盡為佛則是無倫類
天下卻都沒人去裏

逃虛曰明道言盡為佛天下卻都沒人去裏明道

如斯之見與杞國憂天傾者可同日而語也

明道先生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懷恨者久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故亦有韓氏時或尚只是茶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平德薄無可奈何也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教孟子亦無如之何

逃虛曰明道言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懷恨者久之明道何乃自苦如此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子聖人刪詩尚取之况於談禪者

乎明道若會得終日談而未常談終日而未常聞
之理決無不樂而懷恨也天下習已成風其何能
教明道若教不得不若相忘於江湖豈不快者明
道何拘於小節而自苦如此又言古亦有釋氏
時或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談性命
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而陷溺愈深明道何
其言之謬也烏有才高明被惑而陷溺愈深者哉
豈不知顏子默識曾子一唯因其資性高明便領
得聖人之說其次者則不能也如佛在靈山會上
百萬人大衆前拈起金波羅華惟迦葉破顏微笑

餘衆固指所謂才高明而陷溺愈深者其謬甚矣
大凡從聖人之學者不談性命道德談聲色勢利
可乎聲色勢利有害於人非士君子之所談也性
命道德是本分事不可一日無者何害於事且如
佛法來中國已二千餘年山河社稷國土人民君
臣父子相生相養之事何曾斷絕不佛知佛之學
為害：何事而不欲人之從也又言今日次第便
有教孟子亦無如之何以愚言之今日若有孟子
聞禪者之說未必不擊節嘆賞

明道先生曰昔之惑人也因其愚聞今之入人也來

其高明

逃虐曰佛以慈悲方便化度衆生皆令入無餘涅
槃人雖有愚闇高明之殊佛性一也縱愚闇者可
惑高明者其可惑乎若謂佛善惑人明道之言失
矣

伊川先生曰今語道則須要寂滅湛靜形如槁木心
若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智周天
地萬物而不遺幾時要如死灰動容周旋而中禮幾
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孟子謂必有事焉今
即如死灰槁木卻於何處有事

逃虛曰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者此是二乘灰斷及
外道邪禪也大乘圓教菩薩所修諸戒定慧及淫
慾癡俱是梵行何曾死吃担地便為究竟也灰心
祇智之徒禪祖叱之為魂不散底死人實為生死
根本爾伊川未知佛氏此說

伊川先生曰神與性元不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
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逃虛曰偷胎奪陰豈是常事伊川謂禪家說別有
一物常在偷胎奪陰烏有是理哉昔王正言問黃
龍心禪師曰人生之三緣和合乃生有即死即生

奪胎者如何師曰正言為漕使到處是正位正言
疑否正言曰不疑師曰不必疑也正言領其說禪
家之說如斯而已如言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
此是伊川自造此說誣禪學者伊川良心何在

或問伊川先生言理之盛衰之說與惺氏之言何如
伊川曰到他說便亂道又卻窺測得此彼其言成住
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日
長行而不曾住是他本理只是一個消長盈虧耳更
無別事

逃虛曰釋氏言成住壞空為一劫猶世言春夏秋冬

冬為一歲豈亂通也。如言成壞則是佳與空則非大凡物成則現存為佳壞則後沒為空顯然之理伊川非之亦謬矣

伊川先生曰學佛者難吾言人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不材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可賤也故曰為僕隸

逃虛曰佛願一切衆生皆成佛道聖人言又皆可以為堯舜當知世間出世間聖人之心未嘗不同也伊川知此否

伊川先生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

遠不爾則駁然入於其中矣

逃虛曰釋氏之說無非化人為善而不化人為惡
何得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伊川之言何太過邪

伊川先生曰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天
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
平野之中四方無不見也

逃虛曰佛以大圓鏡智照了虛空世界塵毛剎海
無所不知無物不見所以佛十號中有曰正徧知
明行足若以管窺天者夫子自道也

伊川先生曰佛言前後際斷絕亦不已是也彼安知

此哉

逃虛曰佛言前後際斷則是始終一如爾聖人之
道統亦不已豈有異也伊川安知此哉

伊川先生曰釋氏尊宿有言覺悟是也既以達道又
卻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
信人之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之語亦
不聽

逃虛曰學佛者雖悟道了必從明眼宗師勘辨印
證始得受用識有此說譬如金之真偽非假師則
不能別若真金愈鍛愈明若藥汞銀一數即流去

如聖門弟子顏回終日不違如愚孔子曰回也不
愚曾點之浴沂舞雩孔子曰吾與點也聖人之許
與豈非印證也欤為聞善言則拜大舜樂取於人
以為善舜禹豈是不自信者伊川言若果自信則
雖甚人之語亦不聽程夫子崢嶸自任傳聖人之
道者不當如是也

伊川先生曰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
高深然要知平歸於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
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哀便有樂釋氏所在便須克
一個占著打訛看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

逃虛曰伊川言釋氏之學不可造他不知不儘極
手高深要知卒歸於自私自利若言釋氏之學既
有知儘極乎高深安得卻歸於自私自利自私自
利是小人所為君子則不然何況乎佛全人清淨
寂滅之道者哉天地之間生死哀樂三尺童子亦
知有也言釋氏占茲打訛卒歸於自私自利伊川語伏
何其甚之甚矣

伊川先生曰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
人若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猶有休息時至忙者無
如禪客何以言之禪客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

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

逃虛曰學禪者行住坐臥無不在道謂之常忙如
士君子之學於聖人而曰道也者不可須臾忘也
亦忙矣乎

伊川先生曰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
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為夫事外無心、外無事世人
只被為物所役便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
人只為一齊在那昏惑迷罔海中拘滯執泥坑裡便
事、轉動不得沒着身處

逃虛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心才一舉是非絲然

心若一教是非齊爾豈但學禪者邪所以禪祖云
倖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
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適知世人只為認著有我
便被物所役若達我無我則能轉物也程子論在
拘滯執泥坑裏事，轉動不得悲夫

伊川先生曰律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
在

逃虛曰華嚴離世間品云入得世間離得世間世
俗無知之人間言世間便作世間想聞言出世間
便作出世間想卻不知世間即出世間出世間即

世間癡人面前豈可說夢

伊川先生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大小不全特缺傾此与彼耳然在太陽旁時動又其學者善避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逃虛曰首楞嚴云五陰之說如頻伽瓶盛空以餉他國空無出入佛以此喻識情妄有來去其如來藏妙真如性正是太陽元無動靜程子誤解佛言故作此說

伊川先生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礼義

逃虛曰程子豈知禪道也哉寔際理地不受一塵

佛事門頭不舍一法若有止處無用處如車之無輪焉之無筭決無此理也

伊川先生曰或問佛之過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于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_于先王固不顧學也如其合於先王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逃虛曰程夫子不知釋氏之道而攻其迹、本乎道既不知其本焉知其迹之是非而攻乎孔子聖人學無常師：鄒子老聃長弘師棄項橐所以集大成也佛豈早於老聃諸子者哉伊川不顧從而

師之亦陋矣伊川言使其道不合于先王固不顧
學如其合於先王求之六經足矣矣必佛斯言是
已如何卻又偷佛說為已使如此則求之六經亦
不足矣程夫子何其謬哉

伊川先生或問曰釋氏有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
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此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
也天下只有一個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
障則已與理為二

逃虛曰釋氏言理無孤卑法有理便有事若執其
理而遺其事是理障也何故萬事萬理其可執一

者乎若執其一豈不是障

伊川先生曰今之學禪者牛居高談性命之際卻好至於世事往來直有都未知者乃是寔無所得也

逃虛曰今之有一等禪者惟弄口頭士大夫座間供設嘆而已幾曾有寔得蓋可非也若以禪者一槩如此大似魚目混珍耳

伊川先生曰釋道之見徧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與矣

逃虛曰釋道之學既窮深極微烏得窮神知化而不與乎是程子見之偏也

伊川先生曰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屠孟子常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知是知事覺之是覺此理

逃虛曰一宿覺者永嘉大師到曹谿參六祖言下頓覺悟了一宿即返叢林中呼為一宿覺楞嚴云覺明明覺梵語佛者覺也自覺他覺行圓滿故名為佛孟子之言與佛異焉

伊川先生曰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學則未有不歸於禪者卻為他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及否深

者固難及

迭虛曰禪有凡夫禪外道禪二乘禪四禪入定禪
惟達磨一宗為最上乘禪直截根源無諸紆曲相
謂之頓修果得此道者洒落居一切時遇一
切境自無留礙古今賢士大夫多從之豈不樂哉
程子蓋未常染指也若知此味雖世有術如五侯
鯖程子亦不嗜矣

或問伊川先生曰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
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
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何如曰只為釋氏要周遍

一言以蔽之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之所以破
他處曰亦未得通他不是百家諸子個、設仁說義
只為他歸宿不是只是個自私為輪迴生死卻為釋
氏之辭善逃才窮著他便道我不為者簡到了寫在
冊子上怎生逃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炷香便道
我有無窮福利懷卻者個心怎生事神明

逃虛曰華嚴廻稱性之極談一乘之要軌三觀圓
照於無際一玄總具於毛端塵含法界量無廣狹
之珠海印森羅光絕鉅纖之間是不可思議之大
法也本然之理周徧一切豈是釋氏要遠周也程

夫子知萬理歸於一理而不知一理散於萬事重
：無盡無盡重、自他不間於微塵始終不離於
當念窮玄極妙非二乘凡夫之所能知也然而百
家衆藝無不圖該外道天魔悉皆容攝涅槃生死
總是空華地獄天堂皆為淨土若言為輪迴生死
怕怖而自私謬之謬矣大乘菩薩不舍悲願出生
入死為化度一切衆生雖在生死惡道之中如遊
園觀瀟又言釋氏善遊其言既是要遊焉得又寫
在冊子上決非遊也程夫子卻將淺近瑣末燒一
炷香這等事來以誣佛聖此豈是道學君子之所

為若程夫子得聞華嚴三觀之旨決不有此說若
以華嚴事、無礙觀言之豈止燒一柱香而有無
窮福利乃至一微塵許法亦具不可思議功德矣
程夫子未之聞也矣足怪哉

晦庵先生曰佛氏見影朝說者個莫說者個至於萬
理錯綜都不知

逃虛曰佛氏見影朝說者個莫說者個若舍者箇
再有何說至於萬理萬事絕不出者箇晦菴恐未
見影在

晦庵先生曰被異端說虛靜了後直使令學者忙得

更不敢睡

逃虛曰絳說個虛靜使不忙矣若曰使令學者忙得更不敢睡此是朱子竊語

晦庵先生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極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為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事否曰他只是守得這些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學則是居敬為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逃虛曰若論道理天下只有一個道理縱使上古聖人下至近代諸子百氏所說無出此一個道理

若以佛氏全不識此個通理亦難言也。蒙以通理
是一用處不同。則有之。易曰殊途而同歸。一致而
百慮。豈不然乎。若言佛氏只守這些光明。無非從
道理出來。豈從外得。朱子以程伊川之言為是。卻
不近理。而昧其心也。

晦庵先生曰。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如何拘得它轉。吾
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榮。尚他者已難得。三世之後
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又何如。

遊虛曰。教之盛衰。係乎時運。如海潮焉。其長也。欲

落之不可得其落也欲長之不可得自然之勢如
何物得他轉大槩人於目前尚無奈何：况三世
之後朱子何慮之深也所言大聖人出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又何如予曰亦無如之何也

晦庵先生曰釋氏專以作用為性如某國王問某尊
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是
性曰如何是作用我今不見尊者曰今現作用王自
不見王曰於我有否尊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
若不用辭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
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波羅提_凡

即說偈曰在胎為身在世為人眼曰見在耳曰聞云、禪家有點者曰若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曰未作用時性在何處

逃虛曰晦庵言釋氏專以作用為性作用為性如義學之即體用之即用之性也若言專以作用為性吾未之聞也假如傳燈一千七百則公案那裡都說作用為性佛祖說法隨機應用只如晦庵言禪家有點者云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曰未作用時性在何處此是後來師祖拈這公案開示學人豈是點也晦庵蓋未知禪門中事惟逞

私意以詆佛其可嘆乎

晦庵先生曰達磨未來中國之時如遠筆法師之徒只是說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老莊助禪古今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韵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韵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逃虛曰晉魏之時儒釋之文俱尚老莊彼特任經翻譯過東土來潤文之人如維摩詰所說經筆法師注并筆論其中行文用字或出入老莊者有之遠筆道安支遁輩其文多尚老莊其見亦有相似處故達磨過東土來說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掃蕩義學儒者言老莊助禪則不然也且如維摩經論其文或似老莊如般若華嚴涅槃是猶楞伽等大經何嘗有一言似老莊其立法自成一家儒老二教不會有此說也至於得有平仄押韻出于後人編集之手或有之何足較也朱子不論其大體而責其技術何識量之狹哉

晦菴先生曰釋氏云知死只是學一個不動心告子之學只是如此

逃虛曰釋氏古尋宿死者多剋日剋期而去載在方冊不可勝數若似告子之不動心何足道哉

晦庵先生舉伊川云釋氏之見如管窺天只見直上
不見四旁某以為不然釋氏之見蓋是瞥見水中天
影耳

逃虛曰釋氏之見大包無外細入無間若言瞥見
水中天影晦庵失卻眼在

晦庵先生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
來見幾個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為人
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
秀才家舉業相似與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
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則其為人與俗人

無異只緣禪自禪與行不相應爾僧家有一行解者
行是行事解是禪也

逃虛曰僧家有一等弄虛頭禪者來遠趣一言半
句西遠趣一言半句以資話柄便是會禪他那裡
曾夢見禪在有一等天資高者一聞便領悟卻不
曾實下工夫所悟卻淺習氣種子卻深故被習氣
所使造諸惡業與俗人無異者有之假如有一等
秀才讀聖人之書開口便談仁孝道德現其所行
不孝不義非為妄作至手犯形憲而貽辱父母者
往、有之此乃教門中人之不才非釋迦仲尼之

罪也朱子當置之勿論

晦庵先生因論擇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

逃虛曰神異一事非但佛有之至於天仙龍鬼雜大小不同亦皆有之凡學佛者當求安心法門頓悟妙理為務若真積力久自然神通光明非是顯異惑人也若言佛之神異為妖怪朱子亦怪矣

晦庵先生曰或問伊川禪家言性傾此與彼之說曰此是衛生奪陰之說爾禪家言衛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個神識在裡了我卻撞入裡面去遂了他我卻

受他血漬它說傾此與彼蓋如一破器物在日下其
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卻欲傾此日影為彼日影它
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裡及其死此個物事
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去做王二便如人做官
做了這官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個道理或舉世間
有如此類底為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個正理若
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有了期若曰橫渠說形潰反
原以為人生得此個物事復歸太原去又別從裡面
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個彈子了卻依
前歸一塊裡面去又做個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

必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為物逆
魂為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為是蓋又死則氣散
其生也又從太原裡向出來

逃虛曰儒者說個死生只言形氣聚散而不言心
識佛氏言因緣業感輪轉生死皆由心識所致也
然形氣有盡而心識無盡一切衆生本無生滅與
不生滅皆因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
心相妄想執著起諸憎愛造諸善不善業及乎業
報至時此之心識隨業發現故有輪轉生死六道
升沉也若學般若菩薩達法性空涅槃尚不可得

況生死乎所以國覺有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程
朱說禪家言性傾此與彼偷生奪陰禪家不曾見
有此說輪轉生死釋氏有是言也方冊所載者不
必說據目所見者而言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內河南府龍南司牡丹
被大踢死其魂徑到薄姬娘：廟中在內伏侍三
年後借本處表馬頭死屍還魂時

懿文太子往溪西駕回至湖南府官故表馬頭借
屍還魂事太子曰 朝奏

太祖高皇帝遂遣內官取來 廷問是實賞賜鈔帛

有

旨令兩家給養天下人之所共知者若程朱橫渠言
形湊氣散無復再生如何有此偕屍還魂者若有
此偕屍還魂者豈無輪轉生死者哉程朱但玩精
氣為物不言遊魂為變、則輪轉之理顯然可見
程朱橫渠何不推此理也

晦菴先生言夷狄之教入於中國非但人為其所述
惑鬼神亦被他迷惑大抵廟中所塑僧像乃初其不
用牲祭者其它廟中不必有個勸善大師蓋傳人之
信向者既衆鬼神只是依人而行

逃虛曰：任氏之教，無非化人為善，與儒者道並行，而不相悖。不相悖者，理無二也。僧勸鬼神不用牲，祭是不殺害物，命此仁者之心，以此心相感，鬼神敬信而從之也。豈是非理之事，淫說之辭，使鬼神迷惑者邪？朱子何見之不明如此！

晦庵先生曰：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教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口動。

逃虛曰：古之師僧，初得道者，必居于山林，煨個折脚鑪子，煮飯吃三十年二十年，名利不干懷，大忘

人世單一守此道者人謂之曰保養聖胎又云如
鳥雛終出殼須要養他羽翼全成方可縱其高飛
遠舉初得道之人必須保守堅固方可出來行道
磨不磷涅不緇那時得甚生氣聚光明俊偉不由
人不敬伏况其執鋒峭峻世無敵者朱子見之亦
必甘心叉手看他口動也

晦庵先生曰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
朝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染云載在正史然檢
不見

逃虛曰維摩詰經凡三譯一吳支謙譯三卷二姚

秦羅什譯筆法師註七卷三說無垢稱經唐玄奘
譯六卷三經本同譯有異爾此經惟說不思議解
脫境界非下根小器之人得聞悔菴言李伯紀之
子說是南北朝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染云載
在正史然檢不見斯經既有三譯決非人撰者信
知是此人誰語悔菴於格物致知之學講之甚熟
如何於此事卻不格也

悔菴先生曰論釋氏之說明道先生教語間^得極善見
行狀中者他只妄理會個寂滅不知須是強要寂滅
它做甚既寂滅後卻作何用何況執為尋常禪和者

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宰果做事全不通核喜怒更
不中節晋末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本
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
剽切其說傳奕品嘗如此說論齊只是說個大話護
人可怜人都被他護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
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萬劫幾千劫更無近底年
代

逃虛曰世儒言釋氏寂滅不知所以但把寂滅做
空無看了而不知佛書有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已寂滅為樂又曰諸法從本來常是寂滅

相寂滅者言此道不生不滅也。有生滅求寂滅則不是。即生滅而證寂滅乃是。此即有為而無為而無不為也。梅菴言他只要理會個寂滅不知須是強要它寂滅。做甚既寂滅後卻作何用。何況辨為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果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梅庵所言可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也。果大慧宋朝僧資性高妙參禪第一自言我是參禪精子法嗣。圓悟勤住經山大機大用非尋常俗流可知。當時士林中稱其忠孝而全何也不阿秦檜為忠俗家無後為其立嗣治家。

含以正彝倫為害哉在方冊晦庵言其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殊不知他生滅心滅寂滅現前嬉笑怒罵無非佛事再要點檢個甚麼頭：上明物：上顯更問甚麼中節不中節所以永嘉云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也晦菴言吾末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那時士大夫所談亦是莊列蓋時尚也若言剗切其說庸齋列子口義云佛生西方豈應來此剗切詆之太甚則不公矣試哉是言遠法師居廬山修念佛三昧莊列不曾有此修學非是脫去莊列之說自立門

戶傳奕陰險小人也力詆佛氏唐太宗亦不聽他
說晦庵將踵其後廢奚可乎晦庵繼聖絕學有道
君子也何不思是已教人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
誕問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劫幾千劫更無近底
年代吁晦庵之見正是蒙莊云朝菌不知晦朔螻
蛄不知春秋也悲夫

晦庵先生常言圓竟經前三章好後面便只是無
說後強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節及那燒
牛糞出一咒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添那燒牛糞便
如藝茅採後來也有人析兩後燒此亦出此意也

述虛曰佛經不曾有杜撰者圓覺經是唐荊宥三
藏佛陀多羅譯至中國楞嚴經中天竺沙門般刺
密帝譯至廣州制止寺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
詔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清河房融筆授凡一經必作三分序正分流通分
如線貫華故謂之線經雖有智人亦不能添減其
一言一句晦庵言圓覺前兩三章好後面便是無
說後強添楞嚴當初只有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
出一呪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添此二經乃圓頓
上乘惟顯佛之境界菩薩修習此法門者全性起

修全修在性非餘小乘經之可同日語也楞嚴神
咒佛當時為遣淫魔而說晦庵言燒牛糞出一咒
不知何據有此說也佛因弟子問如何持此神咒
佛教以結壇場持咒中天竺國先取雪山大力白
牛食其肥膩香草此牛惟飲雪山清水其糞微細
可取其糞和合梅檀以塗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臭
穢不堪塗地別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以下取其
黃土和土梅檀沉香蘇合鬱金白膠青木零陵甘
松及雞舌香以此十種細羅為末合土成泥以塗
場地方圓丈六為八角壇佛制是如此燒牛糞出

一咒徑中不曾有此晦菴師儒先生道學君子如
何妄說燒牛糞這一等鄙惡之事望污佛聖於埋
可乎晦菴既要主張斯之傳聖人千載不傳之學
如此用心與市井間小人爭販賣者所為何以異
哉可怪：

或問晦菴先生曰莊子與佛所以不同菴曰莊子絕
不盡佛絕滅盡了佛是人倫都滅盡到禪時義理都
滅盡

逃虛曰佛氏入楞伽云三界上亦法我說皆是心
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華嚴云不取衆生所言

說一切有為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
無言說幾曾有人倫都滅盡義理都滅盡底說朱
子証佛何其如是之甚也

晦庵先生曰禪老其氣象大槩相似而老氏之學尚
自理會自家一個渾身如釋氏自家一個渾身都不
管了

逃虛曰老氏言無為自化清淨自正大槩相似佛
言一切實相性清淨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
身清淨多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衆生圓覺清
淨若言佛氏一渾身都不管了成大妄語

晦庵先生曰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得厭薄世故而盡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閭閻巧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形名等本於老氏之意

逃虛曰華嚴云后有為界示無為法而不壞滅有為之相居無為界示有為法而不分別無為之相法華云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佛氏何嘗言要盡空了一切也自私之厭二乘外道斷滅之見非佛之究竟法也老氏之失非

吾所知

晦庵先生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
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已便是為洛學某也
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卻不知上蔡也總說是
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
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
真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
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只是說不
曾就在身上做工夫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
以謂伊川偷佛說為已使

逃虛曰釋迦立教以度眾生說施戒忍進定慧六

者兼以萬行修之使其積來身心真寔履踐始克
證戒菩提道果豈但言說而已哉至于六祖讀經
所說無修而修：而無修譬如磨鏡垢盡明現茲
明如來圓頓宗旨豈是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
伊川參某僧得其說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是為
洛學所以謝顯道說伊川嘗參某僧有所得後遂
反之將來教門弟子是為洛學時人譏其偷師說
為已使悔庵欲為伊川諱之故作疑焉伊川既是
道學君子當直道而行便言得其說則不負於心
也不知伊川講大學時至於誠意章無自欺也如

何講過了

晦菴先生有久雨齋居誦經詩一首曰端居獨無事
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起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
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宴如

逃虛曰以此詩觀之晦菴心中未必不信佛也佛
書暫得一閱尚有如是之益何況終身行之者乎
感興詩中有排佛一篇此是晦菴私意強欲主張
儒學故作此說奚足道哉

通餘錄終

逃虛子集補遺

平安南頌并序

臣姚廣孝頓首再拜上言臣伏見

皇帝陛下自洪武三十二年己未奸臣惡黨亂我家

邦

陛下惟

皇祖社稷是慮不免與兵躬行征討歷風霜冒矢石

雖百戰百勝而未嘗有殺人之心內難既平登

大寶位改元永樂不四三年乾坤清寧民用輯和

天下太康日月所照之處罔不來庭奇珍異獸進

無虛日臣子親之無任欣忭臣竊自念

陛下萬歲與臣子同享太平之福于無窮也此者安

南孽臣叛逆無道

陛下乃命將出師一舉而夷其城戢其醜四海萬邦
聞之莫不中心悅服永樂五年丁亥三月初吉捷
奏宸廷文武百官具服上表稱頌臣忝居文
職不愧年耄才疎謹擬鄙言以頌

陛下神功聖德之萬一也臣冒死百拜以進其詞曰

於赫

皇帝惟古聖智不殺為心德同天地內難既平四方

惟寧干戈用藏六合雷聲君明臣良天下太康延
緝延熙延播延揚普天率土固不歸附競先效奇
獻琛輸賦以慰元，以昇安，鳥章推轂皆識衣
冠雨暘靡危禾黍有穫萬邦同歡率由禮樂泰爾
安南奸騎貪婪不保其國弗畏於天 上待以義
每加柔惠不思修省猖獗愈肆以侵我疆以虐
我民天若不討天失其仁爰振師旅拯民疾苦乃
命上將如彼方席軍行而圖一出

虞謨授以節鉞無梗弗鉅 天兵威烈，威鎮百粵
孤羣跳梁自取誅滅以夷厥醜以鉅海波不動春

日遲、神武無敵光昭。天德棧一不義以生萬
國羽書南來奏捷彤輝羣臣稽首載跪陳詞炎荒
既靜銅柱斯永刻石天厓終古不泯

永樂六年春二月望日青椿堂之南牕寫

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

太子少師資善大夫嗣孫廣孝謹撰

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嗣曾孫繼謹書

役任郎中書舍人廣平程南篆額

姚氏之先汴梁人世為人民家寒微無風望顯者宋
高宗南渡曾祖某翠妻于亦避兵來江南首至長洲

蘇州府之屬邑也不市居因家相城焉相城地最窪
水環其廓居民多以耕漁為業祖某業醫養親僦屋
一廛而住無寸田尺土生計甚踈然世事佛積善鄉
之人皆敬為是鄉之人死者無地可瘞火焚骨髓沈
之水其例皆然吾家無隴墓蓋以此也祖生二子曰
震之曰震鄉震鄉廣孝父也震之生一子曰屋父生
二子長曰恒宇伯連續祖父箕裘之業季曰天禧即
廣孝也廣孝尚幼不願習醫而白父曰某不樂于醫
但欲讀書為學有成則仕於王朝顯榮父母不就則
從佛為方外之樂勝國至正間年十四即從佛父不

奪吾志遂出家於里之妙智庵。禮宗傳為師訓名道衍十八羅髮為僧遊學湖海上讀古今聖賢書研究道理作為詩文刻意追古時人多忌而謂為本朝洪武四年辛亥詔取高僧因病免赴京八年乙卯又詔通儒學僧出仕赴京師禮部考試中式因不願仕欽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壬戌秋八月

孝慈高皇后崩列國親王各奏取名僧歸國修崇齋會於是僧錄司左善世宗泐學道衍等三名九月二十四日引至奉天門早朝

太祖高皇帝親送道衍住持北京慶壽寺依應

上於潛邸二十有餘載禮遇甚厚二十五年壬申詔
取赴京不久即還北京寓所三十二年己卯、
上舉兵平內難賓於幕下內難平既三十五年壬午
上登寶位十月宣至京授僧錄司左善世欽賜白金
綵假鈔錠若干未幾

上曰左善世道衍有功於朝宜令蓄髮加以名爵禮
也時年已七十不容固辭永樂二年甲申三月
上賜名廣孝并冠帶朝服陞除善大夫太子少師六
月奉命往蘇湖二府賑濟飢民賜玉帶一
條鈔一千錠就還鄉里廣孝以

上所賜鈔帛分遺親族隣舊皆使得沾 聖澤也十

年壬辰 特賜誥命贈祖考資善大夫太子少師

祖妣夫人周氏考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妣夫人費

氏廣孝雖官於朝仍清淨自居欽蒙

聖澤覃及幽明榮顯二至矣每念相城故里隴墓既

無祖業何在歲時祭掃曾不可得言于此無任哀

悼惟妙智庵獨存庵乃宋宣和間賜紫章大師所

建也距今三百三十餘年其間廢興非一僧亦零落

殆盡僅存修學一人守其香燭俄學未告曰菴宇

年遠梁木腐壞不堪修理雖欲葺故鼎新無力為

之奈何余謂學曰妙智通吾昔受經之所吾舍為
也即捐贖購材僱傭力撤去故宇重為祔造雖非
大規模比舊壯麗有加始於十二年甲午秋八月
完於十三年乙未秋八月復敦良匠雕粧西方三
聖像位於兩廊埽十八大阿羅漢像列於觀音殿
之左右至于翻經之室庖湍之所几榻椅案凡器
用之物無不畢備于是設立祖父母祠堂於西廊
不歲時遣人祭祀庶可以寓吾孝思也然欲置田
贖僧衆議曰不可有田則有役僧反不安無之可也
遂寢其事第吾不死每歲給鈔五十錠為香燈之

用吾死則已矣吾所以設立祖父母祠堂於菴者
欲藉佛聖人之大福庇以圖其悠久故也吾子能
繼吾之志引而勿替豈不凡所願哉故為記刻諸
玄石以貽後之人

永樂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嗣曾孫繼同僧修學書
永定寺重建海印堂記

永定寺梁天監初永定禪師建於長洲大雲卿閣門
水北之地吳郡太守顧彦光捨宅為寺追唐軋符閣
賜今額大順元年寺罹於火景福二年重創于吳縣
西南當闌闌中遺塲洞啟積度奎集比舊有加即今

之寺也石晉天福六年節使錢元瓘更額為普慈至
宋寧宗朝浙西提刑司鄰於寺提刑知府發運節制
觀文趙公就立為本司祝聖道場命講師惟一主之
觀文公信向於佛竭力護持時有朱省元等五省元
占住寺宇公謂五省元曰祝聖道場官員寄寓不便
各助搬挈之資出焉於是伽藍始復清淨提刑司有
積歲決獄文卷積滯無積盡捨入寺命工圖造釋迦
佛像布以膠漆飾以文采輕堅美妙非他木石可並
至今嚴奉累經兵燹不壞元至正間九臯聲公來董
是寺法席始盛公通內外學尤長於文章能大弘法

施升堂講教妙法蓮華經細素毫雜學者數千人庖
供香燈畢具於是永定名冠諸刹唐韋應物為蘄州
刺史游寺以方丈息閒之所扁曰閒齋集士大夫講
論吟咏為樂至夕則退說法之堂名曰海印元孔印
尚書春不花公掌筆大書海印堂揭之楹間觀者欣
艷元李驛驤張氏據午江城中僧坊州皆軍住于是
寺宇毀壞講衆不遑安寓惟佛像與海印堂三字在
焉至本朝洪武初雖有住持皆無力興修二十六年
鄰士黃茂之念古道場一力施財曷建佛殿後持永
寺仍立山門殿成於一時易而靡固不廿年風雨震

凌瓦壁摧裂，東屋蕩盡，雖方丈獨存焉。足以極衆演
法。然主席久虛，壽偕其徒善述，礼請前室積住持北
宗大師，補香馬師有戒德，精究講學人多。向募室積
久廢，師力為興復。及茲欣然而來，壽仍豁鉢資及募
衆，施助師之力，翻蓋佛殿，重建海印堂，始于永樂十
年春，完于十二年秋。輪奐一新，壽復施長財，即造大
藏金牘，函盛廣貯，度於佛殿左右，以脩展誦壽等不
憚勞苦哉！此大功，欲使後人知之，因乞予文以記。遂
脩書，廢吳顛末，俾歸而刻諸石，明永樂十二年秋。

王光菴傳

王賓字仲光蘇人也父某善相人之術決人死生休咎其驗如影響求相者肩摩踵接曾無虛日雖獄閤麻衣勿能過之號曰電目江湖間咸呼為王電目云賓生幼穎悟有志周孔之道不傳父之術七八歲即入御校幾冠自唐虞三代以降至於秦漢唐宋及元上下數千百年中間聖經賢傳諸子百家陰陽曆數山海圖志兵政刑律與夫稗官小說之書悉皆覽而博記問無所不知者賓於醫學尤精用藥多神効然未嘗肯與富貴人醫里巷間貧人及方外士來求醫者即趨往診視施與藥餌一不望其報賓貌甚浸

其隱也不於山林僻域中一壑居之藥點其面及肘
股皆成瘡壘兩角短布衣芒屨竹杖行市井間及箕
踞於道傍露兩股肥瘠時人見其醜惡咸避之問指
紳中有知賓讀書博學亦以其醜而無為奉者賓乃
然：自若賓性至孝父早喪母在堂奉養每日必
親煮羹必親調冬寒則溫其衾夏熱則涼其枕簟
日侍左右不敢遽遊賓平生不娶味澹薄無所嗜好
多與方外人交或開戶閱收書以消長日作詩文尚
奇崛眼深其辭人讀之卒莫能通其義者年七十先
母而卒至疾平時抱母不捨死半晌復起呼母連數

氣方絕，葬後魂歸於家，夜二鼓，曳履拄杖行，呼曰：娘，
舉室皆驚，其母應之曰：我在此。復曰：兒舍娘，不
得，母痛哭既久而息。賓之孝，乃至於此。賓之著述甚
多，藁皆散失，不存。有吳中名賢紀錄吳下古蹟詩二
集，在焉。交遊之知己者，惟同郡韓奕先生云。君子
曰：賓，奇士也。懷才抱德，其隱不居山林而居塵市，配
其形體，悠忽井里間，時人皆不識之。間搢紳大
夫有知賓讀書博學，亦以其醜而無薦舉者，故賓得
遂其志而樂於隱也。賓平昔奉母至孝，雖死為鬼亦
不忘乎母而歸省焉。烏乎？賓可謂奇士也邪？

永樂七年五月余撰王肅傳同郡韓夷公達欲請
板行於四方此亦君子成人之美也公達其可嘉
也哉其可嘉也哉二十五日姚廣孝識

奉題聽雨樓

勝國之季兵變之餘前輩翰墨存者無幾間或獲一
見如遇鵝黃兒數不由不使人忻豔也聽雨樓詩句
曲外史及一時名流所作詞翰兼美亦希世之寶也
吳中盧士恒父藏於篋中一日出示於余：展卷觀
之卷中作者多余故友茲觀其辭翰儼若親彼風度
而不忍釋手也士恒宜藏於家勿輕示於人焉洪武

二年春二月初日吳僧道衍書

題徐幼文師子林圖

余友徐青幼文洪武間為獅子林如海師作此十二
景極為精妙余嘗題其上逮今四十餘年矣今點卷
上人離師林之席今年春來京師過余出示此卷觀
之真若隔世事幼文如海皆已謝世余老獨存不能
不興感於懷也上人復徵余識其後故書此以記歲
月云時永樂十五年癸龍丁酉春三月望日太子少

師姚廣孝識

逃虛子詩集補遺

古塞下曲

候吏過輪臺傳言敵可摧
嫖姚揚旆出曉騎泊兵來
潮海驚波涌陰山積雪開
前軍正酣戰日暮氣雄哉

度關隴

隴頭流水閨山月
色淒涼水鳴咽
今古征人盡斷腸
野客經過亦愁絕
連林二月冰不開
猛虎一吼蒼崖裂
鵲鵲能言好寄書
心事茫茫向誰說

雙桂菴

颼颼西風動林麓
炎蒸散盡秋氣肅
嫦娥開却蟾宮

門當場撤出，隄金粟漫空積地盈四簷，靈葩不計羣。
芳妍道人久住，忘處所，直疑此境是先天。昔年山谷
不知此，却恨綏堂無直指，鼻端著地來香風飄。餘
馨襲淡塵於今，雙桂子為名，索我再歌于吳松畫寒
寒子花鳥無聲，夜寂々子月落空庭。

風入松

高堂初宵，山月明長松。颺々奏清聲，清外希微獨坐。
聽援琴細意，寫得成，調絃轉轉聲方起，忽覺松風生。
繞指更深，鬼哭岩前雲夜半，龍吟澤中水。一彈一奏
聲緩促，有似松風時斷續。含商流徵，清復哀，能使幽

人聽不足聽不足琴忽罷此時寂
松無風明月滿
天涼露下

少師真容自跋

幼讀東魯書長習西方教
林過兩重關何者為悟道
不厭山林空寂不忻鍾鼎
尊榮隨緣而住任運而行
猶孤蟾之印滄海若片雲
之浮太清了無他說即此
便是人間我更何如手裡
素珠一百八

金山

江天樓閣映蝦蟇獨處清
寧不慮炎霞散雁王開寶
藏月來龍女抱香奩
蒜山風隱漁舟集瓜浦
潮迴水

怪得烟景飽，禪定復此生。
綏福恐難兼。

榆城聽角

十年遊子在天涯，一夜涼風又憶家。
作教葉榆城上角，曉來吹入小梅花。

牛怨

七十餘城一戰收，歸來只合便封侯。
人癡未冷重加乾，春雨春風暗結愁。

海雲庵四首

歷歷春山裏，曾嵒倚曲房。
竹實時懸影，桂露夕團香。
未第先垂淚，方秋已存涼。
莫言金索裏，自可勝他鄉。

林屋藏深密盤石迤斜過熱鷲睡犬回牧亂鳴獨
漁碧蘿攢葉萬紅槿綴花到時須放浪莫問是他家
迤繞青村外崎嶇紫邏間過林休見日到溪不逢山
一室依岩隱雙扉倚竹開曾看雲際雀向暮獨飛還
一迤通林遠時聞長者來水光搖定室松影落香臺
後為防起段軒因放宿開若將吟適興滿眼是詩林

壯士吟二首

重

一劍重千金曾將托生死不知燕趙間何人是知己
相見便知心時聞擊筑吟懷思在一飯不用酒探深

接侍寺八詠

玄音堂

道本靜中心秋潭皎月沉無言得真趣何用覓玄音

含暉樓

樓高迤層雲遙瞰東湖曉香斷客不來斜陽半蕙影

挹清閣

虛閣映連漪綠窗隔蕙帷夜寒深雪裡正是挹清時

止息齋

悟得西來意高齋閑止息欲語衆人知流雲去無跡

雲深處

竊，夜冥：晨昏不斷生欲尋支遁宅須待有鐘聲

一掬軒

蕉葉度窓陰
池春綠漲深
誰將一掬水
大地作甘霖
松花室

翠雲壓真松
涼影涵花梢
盡靜鳥散幽
風定墮晴雪
聽聞室

誰讀貝多文
疎簾捲夕曛
臨來無得說
江上冷秋雲
法相寺

古佛千峰下
凌雲何追々
空生柏葉香
不逐秋風凋
車馬任來去
溪山總寂寥
了知心無我
示現若芭蕉
白雲生教為王履道賦

白雲生江海客廣陵不歸今十年鴈書未到風塵隔
落日淮口親舍遠每望東道白雲白焦桐夜鼓天地
愁銀鴈絲絲墮遙寄滿蒼夢落楚天寒萱草春深露
華白雲生角孝不負親爾忠寧負國讀書足足記姓
名孝刻須當萬人敵白雲生勉爾力犯龍顏請恩澤
縱不能取封破虜將軍萬里侯亦不天漢家良臣二
千石胡為乎痛言不上宣生書卒言尚馳毛義徵我
亦天涯倦行役慈母在堂年未百為君重賦白雲篇
激烈長歌轉淒惻

牛衣卒為王景序賦

牛衣卒隱者流一貧寧苦困田野扶策不肯干王侯
十年從軍不得志端來自飯溪邊牛、衣為余石為
枕雷鳴鼻息春駒、醒來復夢、復醒不知蝴蝶為
莊周又安知魯遠却昂泰 身晉盟踐土齊葵丘戰
國蘇秦何足道黃金用盡空貂裘誤家王章不解事
妻兒對泣良可羞牛衣卒褶袴不掩脛破帽不應頭
生不逢堯與舜禪焉能感、增煩憂夜浸、風颭
東方苦未出長歎且臥南山秋

題王孟端送行圖為

彦如寫

官河水滿正秋霜鴻雁南來熟稻粱此日送君還舊

隱九峯佳處出驢鄉

戲題倪迂墨竹

以墨畫竹以言作簪竹如泡影簪如夢幻即之非無
覓之不見謂依幻人作如是觀

御製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
國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朕惟商宗得傅巖之受以統中興漢高用赤松之說
以成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
少師姚廣孝乃蘇之長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積
善母費氏廣孝器宇恢弘懷性冲澹初學佛名通
衍潛心內典得其間奧發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
老成大振宗風旁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
攷其文章閑嚴詩律高簡皆超絕塵世雖名人魁
士心服其能每以為不及

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舉至京師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每進見論說動：懇：無非有進之言察其所
以堅確有守積純無疵朕益重之及

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構為禍亂危迫朕

躬朕惟

宗社至重臣救之責寧有所在廣孝於時謀進退存
亡之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勅謀言無不合出
入左右帷幄之間啟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真安
乃召至京師命易名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

既又賜之

詔命祖考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儒臣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庶孝為監修官躬自校閱克勤所事嘗歸兵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生今樂喜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十六年三月癸卯朔北京仍居慶喜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歡至二十一日召諸門人告以去期即欽袂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治喪葬追封肇國公諡恭靖賜以勲諡百司官

偉瑩畿內士庶遠近傾赴肩摩踵接填郭塞衛雖
武夫悍卒問巷夫婦莫不贊嘆嗟咨瞻仰敬禮惟
恐旬及凡七日儀容如生異香不散卜地西山磐
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輅飄洒法幢旋繞於以
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其所養
深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
嗚乎廣孝德全始終行通神明功存

社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柩一於什野不過其
時以輔佐聖王之運則亦一得播教施於宇宙世
功名於竹帛哉著惟著一深切念懷乃揚其功德

之不可泯者勅之金石以詔來人

成祖文皇帝御勅

勅左善世道行爾秉性篤實學行老成雖托身擇流而通於儒理事朕日久故沃良多及朕起兵定難爾與有帷幄之謀今立儲宮須求輔導爾為舊人宜膺斯寄固知樂於優游無心榮顯尚宜勉強以副朕懷故勅

永樂二年三月十五日

勅太子少師姚廣孝

朕惟全德所成本乎天賦養正之學實弘聖功故有

聰明純一之質必有詩書禮樂之教所以充其德
性而廣其器識也朕嫡長孫元章日表玉質龍姿
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合
規言必中理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
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

宗社之靈上天賜慶挺生異質將以福祐天下而
基命於無窮也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璫
之成必假琢磨之少卿等皆茂簡德藝職輔導東宮
東宮之子必資兼弼宜協心合力輔導於成推廣
仁義道德之祿開陳二帝三王之治興我

太祖高皇帝之經大法大凡肇創守成之難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淳恢宏智量充其盛大之苑以為宗社生民廣萬年之福茲國家之慶卿等亦與有榮聞於無窮焉欽哉故勅

永樂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又

皇太子致意少師姚廣孝業遭權奸陰阻多賴奉贊之力今天下太平正當與卿同遊豈期春秋高邁策履艱辛久不聞忠愛之言良切懷想方今奉命監國日照萬幾恐余菲德不能為民造福凡有得

失寶封未聞助其不及余能虛襟靜志聽納嘉音
卿得犯顏母隱今特遣內臣持香柳葉五十枚以
達余衷卿其領焉副我眷待

永樂七年十月十五日

又

皇太子諭少師姚廣孝昨者召卿經綸正務方知染
疾日久步履艱辛余有失養老尊賢之礼心實愧
焉今者特賜親用良劑十枚至可領也秋深好將
惠故諭

永樂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御祭文

維永樂十六年歲次戊戌三月辛亥朔越三十日

庚辰

皇帝遣鎮遠侯顧興祖諭祭於太子少師姚廣孝

之靈曰惟卿忠誠端謹識量弘遠早悟佛理寄跡
方外事朕藩邸多歷年所曩者奸宄構禍朕舉義
師以定內難卿竭忠効謀克殫心膂哉察天運言
屢有驗一德一心弘濟艱難輔成家國其後居多
肆朕統承天位圖任舊人特授卿以宮寮之位朝
夕致汝寶益良多比者謁朕北京相見之頃詞氣

竊然詎期偉宿猶望而逝訃音來聞良深悼痛焉
乎死生者人事之常惟卿道德崇高功行弘深精
進圖修起登妙覺生能盡忠於國家茂建偉績復
能享有壽考兼脩五福一旦棄化起焉而逝出有
入無遊戲三昧滅而不滅與通常存自昔以來如
卿者豈易得哉今特追封卿為榮國公諡曰恭靖
達人登以素羞惟靈不昧尚克鑒之

維永樂十六年歲次戊戌四月丁巳朔越初四日

甲申

皇帝遣鎮遠侯顧興祖謝祭於太子少師贈榮國

恭靖公靈曰惟御年齡益高功行彌篤遠此告終
歸於圓無日月易過者七是臨逝念老成重悼
嘆茲特遣祭用仰朕懷惟靈不昧歆鑒於斯

維永樂十六年歲次戊戌四月丁巳朔越初六日

丙戌

皇帝遣鎮遠侯顧興祖詣祭於太子少師贈景國
恭靖公姚廣孝之靈曰昔者朕君藩邸卿托方外
朝夕相見式資啟沃暨朕年定內難卿克相從勉
勤勞勤謀謨贊畫機見弘深忠言諫論激切至當
為國家之深謀定

社稷之大計金石之誠通於天地用是輔成鴻業
大統斯正文武百辟咸醇功能等卿之信擢任三
孤年德之高無與爲比：者相見深憐朕懷方冀
久留於接言面一旦乘化翩然長征追惟耆舊痛
乎可言嗚乎人孰無死惟卿博學老成造詣佛理
修習精勤至老不替生能建大勲於國家歷官師
傅而享有五福以終遐齡臨終之日遊神定惠歛
衽端坐儼然而逝誠可謂知生死超焉於萬物之
表者矣茲特建塔於西山之麓安卿神靈以是日
啟建特遣人祭以素羞惟卿不昧尚鑒于斯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宣忠佐命蹟已著於中興崇德
報功禮宜加於天眷惟耆舊用錫褒崇故資善大
夫太子少師姚廣孝冲濤有守敦樸無華既傳洽
於儒書而通於物理事朕藩邸多歷歲年當奉天
靖難之日獨能決幾先特立不阿察人事於未然
識

天命之有在上以為

宗廟社稷之計下以為天下生靈之謀經營圖回出

於肺腑翊贊籌畫有同股肱一德一心輔成大業
爰等差於營烈特進位乎孤卿身愈顯而益謙功
已成而常有永懷壽考政倚賴於舊人緬想係望
乃遠亡於一鑑興言及此悼痛何勝惟願德之賢
宜有衆局之青用加顯錫以慰冥靈今特追贈推
忠輔國協謨宣力之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茶國
公謚恭靖姚公如存服茲嘉命

永樂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鎮遠侯臣顧興祖

賡黃

御祭文

維洪熙元年歲次乙巳三月辛未朔越二十八日
戊戌

皇帝諭祭於祭國恭請公妣廣孝曰朕惟聖君明王
之興威有文武英傑之材相與合德協謀定大難
成大功故生則同其富貴歿則陪其祀事此古今
之通理也朕

皇考太宗文皇帝以大聖之德順天應人再安：

宗社弘靖海宇茂建太平亦皆賴卿等相與同心同
力以輔成大功今特加贈卿為少師散官勲爵益

珥悉如舊仰惟

聖考聖靈在天茲者致隆廟祀特以卿配享於廟
英靈如在永歆承今遣爾子尚寶司少卿姚繼
祭告惟靈鑒知尚享

詔命奉

天永運

皇帝誥曰朕惟謀謨之臣能宣志協佐於國家者生
有爵祿之榮沒有褒崇之命所以篤始終之義而
稱報施之功也有太子少師贈推忠輔國協謀宣
力大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進封榮國恭靖公姚
廣孝早明內典奇踪儒李傳朕

皇考太宗文皇帝於潛邸小心恭慎簡在

宸衷當內難方興先予城守險阻艱難勞勩夙夜至
言謹論鞠躬盡誠滋越歲年良多裨益

先皇帝大統論功推寵以師臣輔朕儲貳周旋匡翊
雍容老成言逆館閣之中抗志烟霞之表嗟其已
遠念之如在今朕紹承

天位追惟舊臣特進贈為少師勲爵誥諡悉如故配
享

太宗文皇帝廟庭嗚呼感會風雲光華存沒三孤之
寵足以慰於幽靈九原不亡尚慨想其款服

洪熙元年三月二十七日

鎮遠侯臣顧興祖啓

黃

御祭文

皇太子遣禮部郎中陸貞致祭於
太子少師贈榮
國恭靖公姚廣孝之靈曰惟卿資稟溫粹博學光
成事我

皇上逾四十年當靖難之日卿竭誠効力佐成大功
用錫褒榮特授卿以三少之職式資德業翊贊予
躬而卿年齡益高功行弥篤廣視物表究竟益深
脩茲一旦爾然而化追惟眷舊感悼曷勝今特遣

人祭以素羞惟靈不昧尚其享之

趙王遣右長史董子莊致祭於太子少師贈榮國恭靖公姚廣孝之靈曰惟卿致力問學夙悟真氣裊贊

聖明遂清內難恭膺光寵列位孤卿壽考令終特加褒錫永歸覺路傷悼實深真送一觴來款來享朝臣祭章

泰寧侯陳珪等

惟公苑宇淵深學問爲寶名尊望重夙德老成進退從容言辭懇款位居三少

寵眷優隆贊弼之勞當時莫尚年踰八袞戒行益高
何期今茲遽歸園寢重增追憶哀感曷勝嗚呼哀
哉尚享

平江伯陳瑄等

惟公學究群書博聞廣識爰從參歲託迹空門戒
行精嚴性源融朗荷蒙

眷遇益竭乃心撫忠勅謀協績興進平定內難懋著
勛勞論功

錫爵列位三孤盛福榮名益隆壽考比來京國乘
化而歸追想範行實愴與情捧觴致哀尚其末格

吏部尚書襄義等

惟公資稟淳粹器宇弘深託迹空門益修戒行夙
結

主知克勤輔翊伏清內難厥績尤彰崇德報功但先
三少榮名壽考善始善終秉化長征豈勝瞻慕臨
風致哀哀哉詞奚堪

戶部尚書夏原吉等

惟公有朗質匪凡流玉鑑湛空水壺炯秋罔學老
成功行益修晚際

聖明卓錫蒞丘翔贊惟懷善斷善謀輔成大業猷納

嘉猷列官師傳屢沐

恩休一朝長逝竟不可留追慕平生孰侶孰倚一觴
致奠涕泗交流

禮部尚書呂震等

嗚呼惟公之資冲粹精粹博學洽聞溫其如玉早
從釋氏道行精熟既遠

眷顧忠愛斯篤相贊

皇猷燭照臆卜內難既清先享厚祿秩列三孤榮膺
五福詎期乘化厥去何速靈輿載途以形山麓真
此一鵬有泪盈掬

兵部尚書方賓等

惟公性資端謹學問該通祗事

聖明竭忠相贊從清內難建大勲列爵宮僚位先
三少年登上壽功行益崇及此仙逝重增哀悼公
靈不昧來鑒於斯

又

嗚呼惟公博學佳士夙馳既事浮屠戒律克持昔
在

潛邸躬遇

主知謀謨參贊有猷有為輔相 國家猷贊孔宜既

年內難錫爵少師厚祿榮名顯于

盛時何期長逝溢焉莫追思惟善範益仰高風雲車

飛行岳鬼山陰致奠於茲有弟連：

刑部尚書吳中等

嗚呼惟公質矣冲和粹溫潛心問學有德有言參
契上乘遊迹空門躬事

潛藩深沐

寵恩恭讀惟懷忠愛斯存卹清內難功崇校尊進退
優游壽祉寶繁詎期化逝以返其身能惟行義哀感
莫伸獻此一觴永訣千春

工部尚書宋禮等

嗚呼惟公之生靈秀所鍾偉然其外淵然其中博
學多聞群籍該通托迹浮屠蚤悟禪宗晚際

聖明據誠効忠惟懼協謀克底成功內難既平爰錫

褒崇重祿厚爵

恩眷益隆出入彤庭納贊臨宮年高德邵五福攸
全何期厥世遽然告終追念疇昔聿懷高風一觴
臨奠以寫哀悵

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掌衛事都指揮僉事劉
忠等

惟公生質溫粹器宏深博洽群書托跡禪教遠達
聖明風荷知遇暨清內難翔贊尤多崇德論功錫爵
師傅顯榮壽考福祿彌臻及茲棄化溘焉長逝
惟曩昔感憶曷勝精爽如存尚其來格

尚書司丞袁忠徹禮部主事王洪等

嗚呼公有真如之慧而能輔

聖明以成功公有豪傑之才而能脫塵凡以離俗初
遊鹿花而悟禪心遂據倪臺而為教首會衆法而
演三乘明一真而空萬有覺有情弘開般若之津
指群迷大放光明之燭妙道與日而昭宣達士聞

風而輻輳由是膺

聖主之知建勲庸之茂龍輜帟畧厓合于

聖筭之中玉帶錦袍遠秩於儒臣之右天下想其風

采神明相其眉壽茲者志京國而來朝越江津

以馳驟維摩忽違於有疾

宸衷每軫於來委儀龍駕之撫臨仰天恩之深

厚遂至無有言說示法門原出於不二奄然跼蹐

化幻身復歸於無有

九重念老成而悼惜庶士景道風而奔走昭乎美謫
之加蒐乎崇爵之授類德行而加賢勞超古今而

光宇宙如忠敬等以先人之故承事於門牆以同
事之爲聽教於左右忘其年爵之尊取夫許學之
陋公小善之不遺復奇文以同究每愛至而誨切
期深養以大就慈法旆之遠來即淨室以整候密
寂靜而涅槃猶殷勤以善誘想公皈依摩揭之域
道遙婆羅之國如來以爲師衆善以爲友拂衣寶
樹之故澤足金池之湛圓融之性與日月而長明
自在之室同天地之不朽不生不滅何住何有其
餘接續之至達文章之雄秀蓋公三昧之愈至不
足以名世而傳後仰法相之如生尚蓮回之宿留

人世永傳嘉言難又菲真以效愧薦薄詞以為侑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慶

通政使司左叅議孫英

大理寺卿周彥奇

大理寺少卿王勉

光祿寺卿井泉

鴻臚寺卿林

大僕少卿

國子監祭酒胡儼

翰林院學士楊榮

尚寶司少卿袁忠徹

太醫院院使陳

欽天監，使皇甫仲和

吏科等六和給事中蘇弼

中書舍人鮑麟

行人司正

北京順天府尹執儀

合

惟公器識高明學問該洽精修覺行兼貫儒書贊

輔

國家克有功問忠謀至計久合

聖心位列主孫顯榮考

龍著當代莫倫胡茲一旦秉化長征追懷遺德從切

哀悼街林致真靈其鑒焉

中府 左府 右府 前府 後府 驛馬部

時等俱有祭文大同小異不及註載

少師姚廣孝事蹟

公姓姚名廣孝吳之相城人也其先世業醫幼名天
禧嘗白其父曰兒不樂為醫願讀書出仕不則從佛
為方外之游元至正間祝髮為相城妙智庵僧法名
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讀書有通
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蓋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
知者已而至京口遊覽賦詩曰熙僖年來戰血乾烟
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
江水無潮通鉄甌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
在北周青、眼保看其友宗泐見其搖膝高吟嘆之

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泐舉

衍往燕任持北平慶壽寺或爲通衍文武異才燕

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通衍探_{案音}連對曰會，即

開襟出太平錢五文放王自_{案音}連御之視王曰敎下

將無作皇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言道衍悚然而退

他日寶告之道衍進言輒合因爲相衍表瑛以決之

蓋道衍常遊嵩山佛寺遇瑛，相之曰寧馨朕和尚

乃爾耶三角漂白日形如病帛性必嗜殺他日割東

忠之流也通衍大咲因此自負王亦聞瑛名召瑛至

燕使者與飲於酒肆王爲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瑛一

見即趨拜王前占其他日為太平天子世傳二語云
辯宰相於嵩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酒家燕王有靖
難之意時建文帝尊賢禮士慕行古道民皆悅之王
密語以人心所向對曰天所造何論民心自是遂
以道衍為軍師建文密勅北平指揮張信擒燕王信
受命日以為憂其母疑而問之信以實告母驚曰吾
聞燕王當有天下非汝所能擒也於是李母與詣燕
府見王告之王呼為恩張乃召道衍共謀語未幾落
瓦飄墮地而碎王以為不祥衍曰此祥也王罵曰汝
何妄言此烏得為祥衍笑曰天意欲殿下易黃瓦耳

王乃果是日謀乃定七月即起靖難兵建文二年正月燕王與昌戰敗而還初靖難師起衍嘗云每日師行必免但費兩日耳及東昌之收衍曰前乙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上將發北平時道衍送之却疏而答故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道衍為曰南方有方孝儒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訪勿殺之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絕矣上者肯之凡靖難師駐金川門宮中自焚孝儒即持斬衣服盡袒跽哭至是為鎮撫伍雲等執以獻孝儒不屈乃繫獄既而議頒即位詔於天下問左右誰可代革者皆舉孝儒乃

召出獄斬表而見悲慟不止上諭之曰我家耳先生
何良苦又曰先生為我作詔命授以昏華孝孺大書
數字御筆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忤上大赦謂曰
汝為能速死朕當減汝十族乃據其言枝盡抄沒之
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妻鄭氏與子皆自縊死及母族
林彥清妻族鄭元吉等九族皆戮及友門廖錦林嘉
猷等亦多坐誅然後詔磔孝孺於市永樂二年四月
甲申廿立世子御名高熾為皇太子擢左善世道衍
為太子少師始復姓姚賜名廣孝上自稱為少師而
不名亦終不蓄髮居止多在僧寺上賜二字人不能

辭逾月猶度子也乃召還之不復強六月命廣孝往
蘇湖等府賑濟廣孝初為僧其姊戒之曰汝為和尚
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捕鰐難姊嘆息謂人
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拒
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
姊堅不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廣孝連下
拜姊曰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故和尚不了底是甚
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永樂五年四月 皇
長孫出閣讀書御名瞻基時年九歲命姚廣孝等待
講讀九年十月詔廣孝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十六年三月廣孝卒追封榮
國公諡恭靖配享

太宗廟

廣孝嘗過閤門見酒家懸幟字甚工問誰書者乃一少年召與相見曰若相當貴能為吾子乎家有何人對曰惟老母與妹少師見憐願以身事乃辭其母復來廣孝迎謂之曰惜也年不甚永官可五品耳歸以見於

上曰此行得一子上為賜名曰德便侍太子讀書於文華殿後廣孝復以使事出還於道得疾抵城門不入命其下為嗾曰上將來親已而罵罵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啗孟且問有何言廣孝以加額曰出家人復何所道但洽南洲好僧在獄久賴

赦之立詔出洛，者亦吳之名僧也。嘗為左善世，忤旨下獄。是日出拜床下，髮已覆額矣。數日後，駕再至，問疾，尋卒。追封紫園公，謚恭靖。後配享

太宗廟庭。初，廣孝之卒也，繼朴於上。

上曰：汝父死有何言？曰：願陛下厚恤臣家。上大

怒曰：汝父平生與吾語，何嘗及家事？乃遂繼使，至相城召其弟姪入京，賜第以居。金帛充溢，然兩人皆農夫愚騃，特甚。上嘗憶廣孝言為僧者，宜與家絕。且邇者於其第中往，得廣孝遺筆亦云：乃復還兩人於家，繼於

仁宗時召為尚寶少卿卒年四十二 東漢紀

姚廣孝之見王光庵也騎從而往光庵開門不應
明日被衲衣再往扣門者三光庵問誰答曰道衍
光庵曰衍斯道歸耶待我白母，許入遂啟門交
拜且請其母出拜訖母曰衍斯道聞爾發跡矣然
所居何官答曰少師母曰爾為少師更有大師乎
光庵曰吾家不識有此官阿母不必問遂而之假
廣孝曰仲光明日訪我否曰然辭去至明旦僧帽
禪衣鞵鞋策杖往萬壽寺訪之小僧報一狂夫至
廣孝曰王仲光也起延入拜訖口無一言手敲木

魚惟誦阿弥陀佛不輟數問以事不想端坐良久
曰和尚珍重乃退廣孝使小僧迎而聽其言且敬
且誦時一嘆息曰行斯道一個和尚做不了他日
廣孝來別方啖茶次廣孝曰仲光何佯狂也不及
我在京索一官職庸碌何時光庵擲杯於地涎嗽
交流母曰行斯道可去吾兒中風矣廣孝嘆息而
返悌父寡倫

姚少師領勅往蜀雲臺觀懸福至蘇暫駐寒山寺
偶在松下散飯曳屐獨行會吳邑曹貳尹喝道來
少師行如故尹怒執而笞之少師受笞不自道人

有識之曰此姚少師也曹恐伏地請罪少師作詩
曰出使南來坐畫船裝裝猶帶御爐烟無端撞着
曹三尹二十蒲鞭了宿緣先自道行自請於燕王
曰殿下若能用臣，當奉白帽子與大王戴又嘗
侍宴值天寒甚王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
不成冰道得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
王大喜遂欲起兵全擇日至期大風雨王不悅道
衍曰殿下是個龍正要風雨大方助得勢頭起急
行毋緩明史紀畧